

聰明人小義

聰明人小義流著兩道黃澄澄的鼻涕，張著一雙核桃般大的眼睛，愣愣望著操場上不斷躍動的影子癡癡傻笑著，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是學校啟智班哪個成員！後來聽他班導提起才曉得小義的學習力基本上也與喜憨兒相差無幾。

拿上學期的成績單來說吧！小義國語總平均不過二十出頭，連校長看了都擔憂他未來該何去何從？至於他那對生性樂觀成天與酒為伍只會忙著烤肉、釣魚的雙親，則對他們愛兒的前途充滿無限妄想以及無比自信。

據小義老早喝的臉紅脖子粗的雅爸在年度家長會長交接餐宴上舉杯恭賀又神情認真的表示，他的小義打從娘胎一落地就是天生的表演專家，自小哭聲宏亮的他不只歌唱的一級棒，舞姿更是靈動了得，全村無人能及，不信的話，要小義當場卡拉 OK 秀他個兩曲讓在座貴賓開開眼界，大家就知道「事情」了。

所幸後來校長偷偷塞了幾百塊給小義的雅爸，要他去雜貨店替家長會長買煙、添酒，才草草結束了一場即將發生的鬧劇。

剛剛小義經過我身邊，很有禮貌的向我敬禮問好，我忍不住誇讚他兩句，小義便順勢和我聊了起來。他把我拉到走廊要我彎下腰聽他講話，我問他聊天就聊天幹嘛那麼神秘，他才有點害羞的透露，老師，我們班導規定我不能隨便跟女生說話耶，不能摸她們的臉也不行偷掀她們的裙子，如果被發現，我的屁股和腦袋就要開花囉！

中午我趁用餐特意湊過去找小義的班導打聽，想弄清楚小義究竟犯了什麼天條，要對他另眼相待。只見小義的班導一邊啃著雞腿一邊抹著嘴巴快要滴出來的油嫌惡的說，那個傻瓜啊，你不那樣嚇唬他，萬一哪天，他學他那個酒鬼老爸一樣沒事喜歡亂摸女人的奶子，那就慘了。

飯後小義的導師意猶未盡又拖著我到教師休息室喝茶，以便講述更多關於小義的家庭內幕給我。原來小義的「笨」，當真是先天遺傳，聽說他雅雅自結婚以來，唯一在行的，便是拼命做月子、生小孩，從新婚的嬌嫩生到如今的面黃肌瘦，照樣增產報國、永不懈怠，只不過越生品質越差。

班導喝了口甘美的南投冠軍茶，興致勃勃的八卦，小義儘管不聰明，可模樣還算討人喜歡，不像他么弟，遠看、近瞧活脫是日本妖怪河童的翻版，她猜，可能是小義的媽媽生太多了，害的么兒養份都被他哥哥、姐姐給啃食殆盡，才會讓他長的這麼畸形，肯定是這樣的吧！否則就是他家的報應、天譴了！

我話都還沒聽完呢，小義突然無預警地闖進教師休息室，瞪著他那雙睫毛長到可以拖地的銅

鈴大眼，面紅耳赤的朝他班導告狀，老師，老師，隔壁班的阿華罵我雅爸，罵他是爛酒鬼、是超級大便，還指著我的鼻頭講我是大便的小孩，跟他一樣神經病，愛脫女生的褲子，臭死哩、嘔心死啦。

老師。我雅爸雖然酒醉會拿棍子打我騎在我雅雅身上亂玩，可他從來沒有脫別的女生的褲子啊！阿華他們憑什麼沒有禮貌亂講話啊！那時，小義氣的渾身顫抖，緊握拳頭一付準備打人的樣子。事後小義班導隨意責備了阿華幾句也就不了了之。她說小孩子吵嘴不必太認真，況且我們教書都來不及了，哪有那麼多美國時間好處理他們的小情、小緒。

那天放學我看見小義被班導留在班上寫作業，一個人孤單的坐在偌大的教室裡埋頭苦寫，時而望著天花板發獃，時而對著窗外的小鳥喃喃自語不知說些什麼。瞧他憨憨的笑臉，好像非常享受這段難能可貴的獨處時光，彷彿他擁有一個幻想的小王國，周遭全是美麗的花朵、可愛的動物和茂密的森林，他就是王國裡無憂、無慮的小精靈。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小義的作業直到太陽下山都沒有完成，眼看學校就要關上大門，教室裡的燈光越來越昏暗，小義的笑臉卻越來越燦爛。他想班導應該已經回家了吧！即便數學不會演算，國語字詞、造句擠不出來也不會被老師發現，等夜再深一點，他就可以拿著雅爸做的彈弓跟著大哥跑到山上打飛鼠了。

這麼一想，小義連書包都沒揹就偷偷翻牆離開學校了，一路上他踏著輕快的腳步，吹著口哨，完全忘記功課沒寫明天會被班導處罰的危險，只念著回家要喝雅爸出門前答應替他煮的飛鼠湯，雅雅做的超級美味的醃肉飯，算算他已經好久沒吃到這樣可口的料理。他真擔心回去晚了，恐怕就要吃不著了，像么弟那麼貪嘴，雅雅又很疼他，有他在，香噴噴的醃肉飯鐵定所剩無幾。

小義的雅爸自從酒醉被老闆開除，鎮日不是在學校附近的雜貨店喝酒聊天，就是跑到村子旁的溪裡釣魚、抓蝦過著遊手好閒的生活，家計全賴長子在工廠打工微薄的收入支撐，偶爾靠慈善團體捐款勉強維持一家十口的基本開銷。小義的雅雅更因經年生產再加上不時承受丈夫酒後的暴力凌虐，傷痛、無助之餘，不知不覺竟也染上藉酒澆愁的惡習，逐漸麻痺自己的心靈。

或許因為如此，山村裡的左鄰右舍，甚至是學校的老師對小義的態度總是冷漠中略帶輕蔑，老覺得酒鬼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不學壞，大概也是先天不良的智障，能教就教，不能受教的話，讓他自生自滅也無所謂。

反正村子裡多的是這樣的中輟生，就算小義將來真的無法就學，充其量不過是入境隨俗，沒啥大不了的。反正這個偏遠的山村，大家心底真正在乎的，不過是生活能否酒足飯飽、發財賺錢，至於學歷、文憑這種可有可無的玩意，隨興就好，又何必執著。

果然小義回家，不只醃肉飯被掃的一乾二淨，就連雅爸說好要給他慶生喝的飛鼠湯，都變成

雅爸用來招待豬朋狗友的配菜，早早讓那些躺在地上喝的眼冒金星酒蟲刨到鍋底朝天。小義心想，還好星期日代課老師已經幫他慶生過了，他的肚子裡今晚即便沒有香甜的飛鼠湯潤肺，好歹也有過去肥嫩的丁骨小牛排墊底，可口的水果沙拉和香噴噴的玉米濃湯，溫暖他早已枯乾的喉頭，喚醒他唇齒間甘美的記憶。

小義忘不了慶生那天自己是如何愉悅的和班上同學興奮的走進位於山下小鎮的高檔牛排館，如何開心的拿著亮晶晶的刀叉，圍上雪白的餐巾，坐在簇新的紅色沙發裡，等著親切笑臉的服務生將一道道美味的佳餚送到自己的眼前。有一兩秒鐘，他覺得自己不再是山村裡遭人歧視、議論的酒鬼家庭裡的笨蛋小孩，而是童話世界中備受呵護、疼惜的快樂王子。

儘管在同學眼中，坐在牛排館的小義，依然是那個無聊就愛把鹹到不行的醬油當糖悄悄加進你咖啡裡的搗蛋鬼。但是，當我發現他在同學慫恿下齜牙咧嘴開心地在鏡頭前擺出一副據說是全世界「最兇」的表情時，也不免在他可笑、逗趣的模樣中，莫名的感到有點悲哀起來。

隔日小義到學校上課，幸好班導請假，我這個代課老師沒太追究，否則他必然逃不過一陣毒打，貪吃的小義感謝之餘，竟把午餐水果省下來留給我享用。他流著黃澄澄的鼻涕，嬉皮笑臉的說，還好是老師妳給我們代課耶，要是給班導知道我作業沒寫，今天我屁股鐵定要開花，到時又得浪費護士阿姨的狗皮膏藥和繃帶了。

我想起護士昨天跟我提及小義最近皮膚經常習慣性破皮、出血，傷口老是難以癒合，幾次拜託他父母一定要帶他去醫院檢查，要留意住家環境衛生，不要天天讓小義穿都是鼻涕、口水漬的衣服到學校上課，那樣不只髒，還有礙身體健康，可講了無數回，小義的爸媽都置之不理。好像小義壓根就不是他們的孩子，不過是馬路旁隨處撿來的野貓、野狗。

護士說她實在很擔心再這樣繼續下去，小義遲早會讓他衣服、褲子上的跳蚤咬到皮膚潰爛不得不送醫截肢。整日護士向著我不停、不停抱怨小義父母對他不負責任的態度，她比手劃腳的不知怎地居然越講越生氣，講到眼睛、頭髮幾乎都要噴出火來，活像一隻張牙舞爪的大恐龍。

老師，這橘子好不好吃啊！小義站在黑板前盯著我，那雙天真、無邪的眼睛猶似要穿透我的身體、透視我的魂靈。為了掩飾內心不安，我遂急忙將橘子吞了進去，佯裝微笑回說，嗯，好甜、好香，好好吃耶，小義，謝謝你送我這麼好吃的橘子哦。

小義看著我將整顆橘子狼吞虎嚥的塞進喉嚨，突然笑出聲來，大喊，老師，妳好好笑哦，我的橘子上有塗辣椒耶，妳怎麼都吃不出來啊？！老師，我看妳的鼻子八成跟我雅爸一樣喝酒喝壞掉了哩！說完，小義便又掩嘴竊笑轉身逃的無影無蹤。

愛惡作劇，向來是小義的拿手好戲，一天在學校總要上演好幾回，大家早已習以為常。只是小義有時玩的過火，免不了要替自己惹上麻煩。記得去年鄉裡四校聯運，小義趁全班忙著接力比

賽無暇他顧，居然將同學的球鞋全數偷去藏在廁所，害大家情急之下只能硬著頭皮光著腳丫踩在滾燙異常的紅土跑道間接力，比完全場下來，每個人氣喘噓噓之餘，無不叫苦連天，疼到腳底板都要磨破一層皮。

。

比賽結束後，聽說小義被修理的很慘，那回用不著老師出手，淘氣的小義就被一群憤怒的同學拉到廁所揍的皮青臉腫，直到那天深夜才給警衛發現綁在學校後門那顆巨大的榕樹上搖來晃去，險些遭村子餓到發昏的野狗咬的皮開肉綻。從那夜起，小義一旦遇到流浪犬總會驚的兩腿酥軟、臉色發白，恍若自己身上每一寸肉，早就叼在牠們嘴裡，靜靜的滲出血來。

下課時，小義可能害怕我會為他中午惡作劇的事處罰他，居然作業沒帶就閃人了。同學叫我不必替他擔心，說膽小如鼠的他，等全校師生都走光，自然會跑回教室拿東西。班長還透露小義最怕鬼，入夜以後，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都能把他嚇的半死。

作夢都沒料到，平常在校最愛尋人開心的小義，私下也有致命的要害。傍晚，果如同學所言，小義蹣手蹣腳的閃進教室取走他的書包、外套，絲毫沒察覺躲在教室角落的暗影。

第二天早自習，小義沒來上課，好像是得了重感冒的樣子，全校只有我清楚他是讓班導昨晚突然出現的黑影嚇到差點臥病在床，索性請假約我出來溪邊釣魚，順便證明自己除了唸書以外，的確是百分之百的聰明絕頂，就算溪底再狡滑的魚蝦都別想逃過他那雙核桃般大的眼睛。

此刻小義正站在溪邊背著我對著整個山頭使盡吃奶的力氣大叫，我才不是什麼神經病、呆瓜哩，都給我聽清楚了嗎？我是聰明人小義啦！

瞬間，山的那頭，也傳來相同的回音——聰明人小義……。